

寄件者：最高議會
收件者：超時空規劃局全體員工
主旨：Re：黑潮

本備忘錄立即生效：

基於近來發生之事件，並且有情報指出特定、可信之威脅，我們有必要提高全超時空規劃局之安全措施。

我們建議員工不論安全層級，任何時間都必須出示有效徽章，並接受隨機盤查。個人物品應該隨時有人看守，一切可疑行為都請回報給部門主管。

我們對於可能造成的任何不便致歉，但唯有同心協力，我們才能讓真實世界受到保障。

獻上最誠摯的問候，

超時空規劃局副指揮官
伊娃·高塔
超時空規劃局第一虛擬廣場
中央大樓 1 4 3 號

※此郵件由中央大樓發送，可能包含**機密**或**特許保密**之資訊。若您並非本郵件之收件者，請勿列印、拷貝或散發此訊息或任何附件。我們建議寄件者在不保留副本的狀況下，立即於電腦刪除此郵件及附件。





傑作劇場



加州洛杉磯

「喂！你把我當什麼？減速路脊嗎？」

奧比·凱勒破口大罵，用力捶了那臺昂貴白色轎車的引擎蓋一下；那輛車發出刺耳的剎車聲，剛好停在他腳指頭前的幾英尺處。

「你不是減速路脊，」駕駛尖叫。「你是個超級大蠢豬！」

也許闖紅燈過馬路不是什麼好主意，尤其是在交通尖峰時間快結束之時。不過這個國家的行人有優先路權，奧比認定只要他高興，就要實踐這個權利。「你才是超級大蠢豬！」他回罵。

駕駛對他比了個手勢，看起來很奇怪，居然像隻鳥。接著轉向馬倫哥街，消失在十號州際公路上。

奧比搖搖頭。老實說，他想不起來這裡的人是不是一直都這麼壞，還是最近開始每況愈下，不過看來他們今天的火氣都特別大。馬路上的廢氣也沒什麼益處，離地面太近，他感覺每次吸氣就有煙累積在肺裡。

「噢，不要。」奧比開始沿著人行道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一個半街區之外，一輛擠得像沙丁魚的巴士正要離開路邊；奧比衝過去，試圖引起駕駛注意——但坐在方向盤後面的人假裝沒看見，故意開走。

「喔，多謝你啊，老兄！你對同胞還真好心！」

奧比走到飽受日曬雨淋的公車亭那邊，一個身材嬌小的墨西哥少女看著他把公事包踢到牆邊靠著。這位名叫安娜的少女暗中給對方取名為「暴怒王」，因為她每次轉頭看他，他看起來似乎都火冒三丈。雖然安娜自己的脾氣也好不到哪裡去……

安娜·莫拉萊斯爲了過更好的生活，來到洛杉磯這個「天使之城」，但這是要付出代價的。儘管她賺的錢足以養活自己，還能寄一些錢給家人，但大部分的日子裡她都是孤獨一人，而搭公車似乎只讓事情更糟。她幾乎聽不懂英語，人們又對她視而不見。在墨西哥的家鄉查帕拉湖附近，起碼每個陌生人都是朋友。

「對不起啊，這邊有人坐嗎？」

安娜抬頭，看見一名高瘦的黑人少年踏進候車亭遮雨棚底下，穿著醫院的手術袍，看起來比她好不到哪裡去。他的頭上掛著超大耳機，想讓自己躲開外界的紛擾。安娜趕



緊挪出位子，不過移動不了太遠，因為「暴怒王」已經占領了她右邊的位置。

「那該死的公車什麼時候才來啊？」奧比·凱勒喃喃道，一邊憤怒地查看手錶。「我覺得這根本是沒希望了。」

太陽開始西斜，安娜試圖表現得比平常更低調。而那個穿手術袍的孩子打開隨身聽，自顧自地唱著：「快告訴我，啾！」



超時空規劃局公共造景部，夕陽帶

貝克·德蘭恩才剛踏出單軌列車，一位造景助理的臉已經貼到他面前。

「感謝冥冥計畫，您終於來了！」年輕藝術家的工作服上沾滿油彩，額頭汗如雨下。「簡直是大災難！」

貝克忍不住大笑。每個任務的開場似乎都一模一樣，不過他已經完成九次任務，所以再也沒有會驚慌失措了。

「請保持冷靜，然後帶我去找我的簡報員。」

「他在四號畫架那邊檢查替換畫布。跟我來！」

他們小跑步到夕陽帶，貝克能聽見自己的防滑鞋釘敲在硬混凝土地上，發出咔噠咔

噠的聲音。他本來在打「德理公園餐廳隊」出戰「巴傑佳館餐館隊」的小聯盟比賽，費了一番功夫才從打擊準備區脫身，鑽到戶外廁所布署「貝克二號」，再從唐納森公園溜出去。此時場上的假貝克敲出一個右中外野方向的二壘安打，在六局下半追平比數。

造景助理領著貝克穿過一條標示為「燦爛大街」的街道，然後轉彎到一個露天景區，這裡用來做為高檔設計工作室，負責設計真實世界所有的夕陽。巨大的畫布相鄰而立，每幅全景畫都分到不下十二位藝術家，每幅各由一位造景大師監督，借助其視野與敏銳的色調感，不久後就能提供真實世界無價、前所未見的光影和「情緒壁毯」。

「德蘭恩維修官——在這邊！」

四號畫架旁邊站著一位矮壯的傢伙，制服上驕傲地印著一個「簡」字。貝克不得不承認，他沒被分派到最喜歡的簡報員，也就是那位對工具無比狂熱、戴著可口可樂瓶護目鏡的超時空規劃局阿呆，因而感覺有點失望，不過簡報員跟維修官一樣會輪值。簡報員一共有三百人，人人能勝任、個個獨一無二。雖然有段時間強制規定穿上正式藍色軍禮服，但現在很少人還會遵守，只是「中士先生」總是照穿不誤。

「告訴我情況吧，中士先生……」

「很不樂觀，」中士揉揉他那長著花白鬍渣的下巴。「這組夕陽已經動工三個星期，相當漂亮，是樓上送下來的——從各方面看來都是曠世傑作。但接著那傢伙發瘋了，不僅拿出一罐底漆潑得整幅畫都是，還把它撕成了碎片，然後從『理智懸崖』邊緣





爬下去。」

「是哪位畫家？」

「三十二號造景大師——」中士低頭看任務呼叫器上的任務報告。「名字是費加洛·大詩里尼。」

「他是這幅畫的大師？」

「正是。」中士知道他的維修官在想什麼，因為超時空規劃局每個人的信箱今早都收到同一封備忘錄。「至於我們的『朋友』有沒有涉入，現在還無法判斷。」

「那替換用的夕陽呢？」貝克抬頭看向那幅用來取代原始畫作、胡亂拼湊的巨大畫布。「還有什麼堪用的嗎？」

「光線和質地沒問題，不過雲層畫得很草率，到處都殘留著回憶觸發點……」中士壓低聲音，免得冒犯了在梯子跟鷹架上辛苦幹活、焦急萬分的造景師。「如果您問我，我會說這是一場大災難。」

有了簡報員輪值名單上的一號——中士先生在身邊，就好像在跟第二名維修官合作一樣。他對於工具的建議總是無懈可擊，他寫的任務日誌讀起來像維護修理部的史記。貝克不需再多看那幅畫布一眼，就知道它會失敗。

「我們還有多少時間？」

「全球黃昏五十分鐘後開始。」



德蘭恩維修官在腦中盤算。全球黃昏會使整個真實世界看到完全相同的夕陽，而不是像平常那樣每一區得到不同的畫作。這是很罕見的機會——很像日蝕或流星雨，讓全球數十億人都能觀賞。不過即使是大師這樣才華洋溢、傳奇的造景師，想在五十分鐘內畫好新的夕陽，也會倍感時間壓力。

「帶我去理智懸崖。」



超時空規劃局，理智懸崖

夕陽帶是公共造景部的子部門，建在能俯瞰意識河流的位置上，這有個好理由：超時空規劃局的太陽會在北邊下山，在這個寧靜的露天外景區映出溫暖的光輝，只要沿著「省事路線」來趟宜人的健行，就能往下到達河邊。不過此地最吸引目光的或許是理智懸崖——一塊鋸齒狀、突出地表的邊緣，聳立在蜿蜒的峽谷上方，吸引許多人前來觀賞他們無法想像的顏色深淺度或色調。不過，那裡也會吸引別種目的的遊客。

「該死，他是怎麼爬到下面去的啊？」

貝克趴在懸崖邊，越過邊緣往下看。在他下方遠處有個孤單的身影，蜷縮在懸崖表面凸出的岩架上。

「不知道，」簡報員說，跪在貝克身旁。「不過他坐著的那塊石頭撐不了太久。」

貝克開始覺得噁心。以前他身上有瓶「一絲希望」，能在這種狀況派上用場，只是他被迫在第一次任務就用掉，如今只得逆來順受。

「有何建議？」

「使用『黏腳Y』。」

「同意。」貝克從工具包取出橡膠靴，小心別讓手碰到靴底，不然他就得去衛生部動手術切掉靴子了。「不過還是幫我裝設『絕對安全網』，以防萬一。」

底下幾英呎處，有個飽受煎熬、臉上留著細細小鬍子的藝術家坐在那裡，手臂抱著膝蓋前後搖晃、喃喃自語，直到一小把泥沙從頭上撒下來，引起他的注意。他抬起頭，很訝異地看見一個瘦高、頭髮蓬亂的十三歲男孩以九十度直角站在懸崖壁上，往懸崖底的方向望著。

「站——住！」大師用他超時空規劃局北方的口音尖叫。那個風景如畫的地區素來以培育特定藝術天分的人而馳名——包括畫家、音樂家，特別是擅長製作「命運轉個彎」或「打鼾」等美食的大師，不過該處起伏的山陵地也造就他們的脾氣格外火爆。「不准靠近，不然我就——跳下去！」

「我只是想談談。」貝克說，掛在理智懸崖邊緣。



「沒什麼好——談的！都結束了，完畢了。遊——戲結束！」

畫家邊說邊用拳頭敲地板，使礫石以及棒球大小的石塊從岩架底下掉落。貝克看出中士說的沒錯……岩架沒辦法撐太久。

「我可以跟你一起坐嗎？」

大師忽視他的話，只是絕望地瞪著底下的水流。貝克把那當做默許。他走向那個歷經數個世紀，在岩壁上蝕出來的裂口。那裡沒多少空間能坐，所以貝克讓他的黏腳丫繼續穩穩地踩在岩石上。

「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但我可不喜歡站太高。」維修官知道若想說服對方下來，關鍵是建立融洽的感覺。「不是因為我怕跌下去，而是我腦子裡有個小小的聲音不停在說：『跳啊，跳跳，跳嘛。』——我擔心等一下我會照做。」

「可能只是『淘氣小惡魔』作祟吧。」大師說，沒有抬頭。

「不可能。我們幾年前逮到那傢伙，他現在被關在虛伯利亞，還會唱聖歌。」

貝克下方傳來一陣輕微的咯咯笑，只能勉強越過風聲聽見。

「介意我叫你費加洛嗎？」

「隨便你愛怎樣。」

至少他現在願意說話了，貝克心想現在正是出擊的好機會。

「今天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大師憤怒地搖頭，但厭惡的無法開口。

「你看看他們那些人。」他不開心地指著峽谷對面。那邊是個有柵門的社區，裡頭的豪華俱樂部會館甚至比他們所處的位置更高。「住著奢侈房子的雅痞！」

「這件事跟峰頂景鎮無關。」貝克態度轉趨強硬，因為快沒時間了。「問題是，你今晚應該要漆個非常重要的夕陽，卻決定把它撕成百萬碎片。」

大師聽出他的暗示，不禁抖了一下，貝克知道對方正開始理解事情的嚴重性。

「我幫不了你，費加洛。除非你告訴我是怎麼回事。」

大師沉默地坐著，思索了一陣子，最後終於開口。

「我這輩子的的工作都是畫夕陽，提醒人們真實世界有多美，讓他們每天辛勞下班後能享有一點小小的珍貴時刻。可是我做的一切——根本毫無意義！」

下方遠處，意識河流的波浪撞上岩石，貝克又得再一次抵抗跳下去的衝動……

「我替菲律賓賓人在雲朵上畫了希望，結果他們第二天就被颱風襲擊。我替一個人在畫中的粉紅色藏了美麗的回憶，可是他根本病的看不出來！」

「冥冥計畫的運作神祕莫測。」維修官說。

「可是它為什麼要讓這麼多人受苦？」大師雖然在問貝克，但也像在問自己。「為什麼真實世界不能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

這種反問法貝克聽來實在太耳熟了。他不得已問出那個讓人非常不自在的問題。



「這件事應該不會跟某個特定的……組織……有關吧？」

「你好大的狗膽敢指控我是黑潮份子！我每天都在畫布上注入我的心血和靈魂欸！」費加洛又往前滑了一英吋。如果這狀況不快點改變，今天不僅會失去夕陽，連大師都會隨之消逝。「可是這又有何用？就算是大師也改變不了任何事情……」

這下貝克總算搞懂公共造景部究竟出了什麼問題，還有該如何修好。

「正好相反，費加洛。」貝克一邊小心地從腰帶解下任務呼叫器。這個裝著橡膠按鈕的通訊機螢幕上顯示著一排檔案夾，顯示出那些會受到或不會受到夕陽影響的個案。「只要看一眼夕陽，生命就能從此改變……」

他下方那位留著細鬍鬚的男子慢慢轉身，聆聽他要說的話。

「人們並不是只能在困境中掙扎。我甚至無法計算有多少人跟朋友一同在沙灘玩、在山脈隘口健行或躺在草地上，還毫不知情他們即將享受到這輩子最美好的一刻。」

「可是，我的朋友，一個夕陽又怎麼能解決整個真實世界的問題？」

「也許它毫無用處，也或許它是萬能的。」貝克切換到一個他自己參與過的個案。「我一個好朋友的未來，也許就指望今晚能否得到一點『信心物質』了。不過就算他剛好不在對的時間轉過頭去，或者明天他仍發生什麼衰事，其實都無所謂，因為重要的是我們有努力過了。」

大師直盯著貝克的眼。

「你真的這麼相信？」

「我要是不信，就不會來這裡了。」

對方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從費加洛盯著下方岩石看的模樣，貝克不確定他到底有沒有成功說服他，或許適得其反。

「好吧，維修官。也許冥冥計畫不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但就算這些個案裡只有一個人留步觀賞……」他站起來，驕傲地面對貝克。「那麼我也要給那個人真實世界所見過最棒的夕——」

但大師話還沒說完，站著的岩架就應聲斷裂。他摔向意識河流。

「費加洛！」

這回貝克**確實**聽從了他腦中狂叫的「跳吧」。他脫下黏腳丫，筆直朝大師衝去，大師正絕望淒慘、驚駭不已地尖叫。他花了一兩秒追上胡亂揮動手腳的畫家，這只帶給貝克少量的成就感，因為他們再一兩秒就會頭朝下地撞上底下快速逼近的岩石。不過貝克知道一件費加洛不知道的事，至少他希望他知道……

「中士，拜託跟我說你有裝好——」
唰。

維修官和大師發現自己被包在一團尼龍繩球裡，延展得離水好近，令人難以忍受，接著彈回懸崖頂上。幸好繩索連著雙重發射裝置，想必中士將之固定在理智懸崖上，可



捲回的滾筒將兩位生還者從鬼門關前拉到頂端。

「你們在下面還好嗎，老闆？」中士用他的通話機大叫。

「還撐著。」

絕對安全網最棒的地方就在於安全性。但那個球形網唯一多餘的設計是此刻網子正在他們臉上壓出格子鬆餅狀的紋路。不過與其被壓成肉餅，還是當格子鬆餅比較好。



超時空規劃局公共造景部，夕陽帶

有人說畫家最害怕的東西就是空白畫布。不過對一個放對心思的造景大師而言，可是想像力的遊樂場。大師站在高塔般的白布前，身邊圍繞著古老的藝術材料：左邊是罐裝的靛藍、青金、紫色和鎘黃；右邊則是放在玻璃罐內的情緒物質——喜悅、感激，甚至苦樂參半。這些情緒被漆在天空表面，任何人只要花時間觀賞，都能實際感受得到。

「就我看來，」德蘭恩維修官說，越過大師的肩膀看過去。「讓畫乾需要三分鐘，捲起畫布運送要七分鐘，穿過中間地帶進行實現程序¹又要六分鐘。這樣你只剩十三分鐘

1 將超時空規劃局的產品與服務，透過現實實境薄布層轉換成真實世界模樣的過程。

能畫好整幅夕陽了。」

貝克轉頭，看布景陳設人員和資淺造景師正期盼地等待大師下令。

「你做得到嗎？」貝克問。

「吾乃費加洛·大詩里尼，」大師把鬍鬚捲成翹翹的八字鬚。「我無所不能！」

他手指一彈，小卒紛紛動起來、抓起刷子和油漆桶，費加洛本人則拿起滾筒開始塗抹隱形藍底。

「德蘭恩維修官，」大師踏上一道鷹架，緩緩升上天空。「你那位需要信心物質的朋友……」

「是，他是個簡報員。我們還在維修部時，我很難適應，因為我當時才十歲，比別人都矮很多；但這位哈洛德，他們叫他『大老佰』——他總是跟我說：『小貝，你的能力已經夠你過日子啦！』既然現在換他過得很不順，他的個案處理員也想用同樣的話替他打氣。」

「嗯，考慮到時間緊迫，更別提你今天幫了我的忙……」費加洛遞給他一把胖胖的大刷子，直指著信心物質顏料管。

「想不想跟我們一起上來攪和攪和？」





加州洛杉磯

令人費解地，公車還是沒出現在馬倫哥街和克萊門街轉角，等車的人已經增加為十多位火冒三丈的乘客。唯一的好事是空氣跟天空的煙霧散去了。

「終於來了啊！」等當地的E路公車終於緩緩拐過彎道，奧比·凱勒大吼，乘客也發出歡呼，但安娜仍坐在原地。她希望暴怒王會先上車，這樣自己就能盡量坐在離他最遠的位置了。不過當奧比正要排隊時，他的眼睛意外地往上一瞥……

「哇噢，看那個。」太陽正要依山盡，天際抹上了壯麗的餘暉：一條條藍、黃、紫交織在飄浮的雲彩之間，天堂與下方的大地彷彿同時沐浴在隱約的魔幻紫色當中。「你們有沒有看到？」

奧比轉頭看著左邊的年輕女性，但她早他一步，已經熱淚盈眶。安娜只要把頭歪到正確的角度，蒼穹看起來就不像日落，而是陣陣打上岸的浪花，沙灘延伸到天邊，起泡的浪水真實到彷彿能嗅到鹹味，聽見頭上的海鷗鳴叫。

「好美……」

她還小的時候，曾跟祖父在像這樣的海灘共度時光，每次都是一整天。她祖父翹班，她逃學，兩人就這樣一起撿撿貝殼、聊聊安娜對未來的夢想。

「外頭的世界很大，」老人會這樣說，然後把安娜拉到跟前。「也很嚇人。但要是

你想瞭解自己的心靈深處，就必須盡可能地去探索。」

這麼多年過去，安娜已經忘了是什麼讓她拋下自己熟知的一切，離鄉背井。但當太陽的橘色浮光緩緩西下，她才瞭解自己已經見識到好多，冒險才正要開始。

「我記得，爺爺，」她大聲低語。「我記得。」

「記得什麼？」

安娜轉頭看著暴怒王奧比·凱勒，對方正低頭看著她，滿臉微笑、眼中掛著淚水。

「什麼？」

「你剛才說你記得什麼……」奧比用字正腔圓的西班牙文跟她說，他已經好多年沒說過西班牙話了。「我也記得……」

她追問對方是什麼，奧比開口想說，卻發現喉嚨哽咽得厲害，說不出話來。所以他指向地平線，最後一絲殘留的煙霧不知為何在那裡組成了——

「看起來像個標語。」安娜說。

「可不是？」奧比低語，終於能吐出幾個字。「就像我以前住的小鎮的老路標。」

奧比試著解釋。他二十幾歲時都在周遊列國，但有一天他回老家乖乖找了一份工作，離開前在路標上寫了「我將回來」幾個字。但事實上他一直沒能實現這個承諾，讓他又難過又悔恨。安娜掏出一個小塑膠袋，把裡頭裝滿的舒潔面紙遞給奧比——此時公車剛好停在站前。



「也該是時候了吧！」其他幾位乘客咕噥地魚貫上車。不過平時會發牢騷的奧比·凱勒，滿腔的怒氣卻在現在漸漸消散，唯一想做的就是找人分享他的故事——只要能記得昔日留下什麼細節，還能找回真正的自己就好了。

「謝謝你的衛生紙。」奧比對安娜說，跟著她步上公車階梯。

「不客氣，先生。」

安娜挑了位子，低頭看身旁的空位，抬頭看她原本稱呼為暴怒王的男子。

「你想坐我旁邊嗎？」

當公車開走、消失在夜色中，候車亭只剩下一位乘客，是那個穿著手術袍、頭戴耳機的少年——即使音樂已經開到最大聲，他卻連一個音符都沒聽見。

「今天有人表現不錯喔，」大老伯哈洛德低聲說，眼睛直盯著天空。「太讚了！」

只有一位受過訓練、瞭解真實世界內部運作的人，才能認出全球黃昏已經登場，整個真實世界各處，諸如安娜、奧比等人的個案也正有所進展。但喀米歇簡報員打量天上那顯眼如聖誕樹的「天才雲朵」，從沒想過自己會是其中一個需要照顧的個案。

醫學院就已經夠具挑戰性了，但他在維修部最親近的好友施洛德女士，居然三級跳超越他、出人預料地被拔擢為維修官。喀米歇雖然替施洛德女士感到高興，卻也難免心想：維修官的圈子會認為這代表他沒資格做那份全世界最酷的工作嗎？他自己也開始這

麼相信了，直到他看見天空右上角的物體……

那是一塊肥大難看的畸形雲，但卻散發出強烈的信心物質，立即填滿了他的身心。

「我可是大老佰哈洛德！」簡報員跳起來，對自己大吼。「實習測驗分數史上第二高的保持人！」

大老佰想起他被頒發簡報員徽章那個榮耀的日子，但同時也想著真實世界如今處於多麼縹緲、脆弱的狀態。無論「特定、可信之威脅」指的是什麼，想也知道絕非好事。不過就算他還不是握有維修官頭銜的三十八人之一，多虧眼前這燦爛的夕陽，這位出生自鮑德溫山丘的大男孩只要接到職責號召，必會蓄勢待發。

「三十九，寶貝！我的幸運號碼會是三十九號！」

大老佰環顧四周，想找人擊掌，這時他注意到天上那團信心物質右下方有著什麼東西。看起來不像雲，反而比較像字……

「小·貝。」

一股全新的感受湧上大老佰全身。他伸手從腰帶上抽出稱為任務呼叫器的黑色小裝置：它的功能眾多，其中最棒的一項是能跟維修部的任何人即時通訊。他捲到輪值名單的三十七號維修官，輸入文字訊息：「多謝了！我正需要信心。」

哈洛德·喀米歇微笑，耐心地等待回應，沒過幾秒後就傳回來了。

「小事一樁，」那位貝克·德蘭恩維修官打出。「在另一邊見了。」





黃金法則

貝克·德蘭恩的生活差不多一直都那麼刺激。

他不只擁有全世界最酷的工作，他十三歲生日那天零用錢加倍，可以自行決定上床時間，也不必再偷偷溜去看輔導級電影了。最棒的是，他的身高終於開始加速，讓他從原本穿著老式燈芯絨褲子、一頭亂髮的小鬼頭，變成穿著老式燈芯絨褲子、一頭亂髮的國中生。不過，儘管新發展的瘦高身材使他在足球場上多了一套裝備，還贏得拉斐特中學公認最強悍的孩子——麥爾文·夏普的敬意，這並不表示諸事順利。

一人分飾兩角的壓力顯然開始浮現。貝克的成績持續下滑，平均突然掉到差不多丙上，而每六個星期就得拯救一次真實世界，也使他瘦了幾磅，眼睛下方長出明顯的黑眼圈。他的父母跟老師不斷詢問他是不是有事情不對勁，他也知道他們暗中懷疑過一堆可能的陋習，包括網路、電玩上癮、男性厭食症、臨床憂鬱症，以及其他等等。

更難應付的問題是一股強烈的疏離感緩緩入侵這位維修官的生活。當強德尼克家和

蓋羅澤家的孩子想交換MP3，或者討論女生時，貝克就是怎麼也插不上話。他試著對超時空規劃局的同事吐露心事，但儘管他們人又酷又有趣，年紀卻比他大很多。事實上，如今貝克唯一能坦承以對的人是他弟弟班傑明——但就連小班也被汙染了，這個七歲的小孩認為超時空規劃局只是他哥哥想像出來的某個錯綜複雜的幻想國度。

貝克遲早得找人傾吐——而他也知道自己想找誰。



超時空規劃局中央大樓，中庭

「休息五分鐘，各位！」一個熟悉的澳洲口音從擴音器響起。「五分鐘後我們繼續！」

貝克匆忙吞下他的頭暈梅杯子蛋糕，一邊欣賞玻璃頂中庭。這裡是中央大樓最明亮、高聳的地方，用來舉行大會跟雞尾酒派對，裝滿了各種特別設計的植物，由自然部好心捐贈。等中場休息快結束，貝克準備返回每月簡報會議，此時禪石花園背後有個聲音小聲說：

「德蘭恩——過來這邊！」

貝克轉身，看見一位頭髮凌亂的管理員，若無其事地擦著大理石地板那處已經很乾



淨的地方。那人身穿中央大樓連身服，脖子上套著藍項圈，顯示他擅長保管物品——不過任何人若知道真相，就知道這位布羅克其實屬於神通組織²。

「我以爲我跟你說過，要等到會議之後。」貝克回答，回頭確定沒有別人在看。

「抱歉，小子。」布羅克把拖把扔回汗水桶裡。「你又不是我唯一的客戶。」

貝克漫步到岩石花園那邊，彷彿剛剛發現兩根竹子中間夾著一顆鑽石。

「你弄到手了嗎？」

「正確的問題應該是，你弄到東西了嗎？」

貝克小心地回頭再看一眼，然後伸手進工具包。但他掏出的並非是工具廠房最優秀的發明，而是一只白色袋子，裡頭散發強烈的洋蔥味。「我當然弄到手了。〈白玫瑰集團〉是二十四小時不打烊的。」

袋子裡有個加州起司漢堡，以及一份薯條，還附了鹽巴、胡椒、番茄醬，這產自〈白玫瑰集團〉——紐澤西州中部最棒的速食餐廳，因此理論上也是整個真實世界最棒的。布羅克扯開包裝紙，一口咬下半個漢堡。

「啊……就是這樣才讚啦……」管理員臉上露出升天般的喜悅。「超時空規劃局漢

2 一個祕密組織，專門買賣涉及冥冥計畫的資訊。儘管在技術上被視為犯罪組織，但維修官若無法透過正常管道打聽消息，神通組織通常便成為他們的最後手段。

堡就是少了這一味……唔嗯。」

此話不假。速食是少數真實世界原創的發明之一，儘管超時空規劃局食品飲料管理局盡可能地複製速食，卻從來都沒辦法讓油脂跟「愛」達到完美比例。儘管維修官最愛的〈另一邊漢堡店〉能做出令人口水直流的餐點，但那吃起來其實更像是老饕才會去的類型。

「我履行了我的約定，」貝克提醒他的線人。「現在輪到你了。」

「冷靜一點，德蘭恩。」布羅克喝下一大口香草奶昔、清理口腔，然後從口袋裡掏出某樣物品。「我有你要的東西。」

那是一個小小的圓形資料碟，上面用白色奇異筆寫著「珍·凱」。

「品質如何？」維修官緊張地問。

「別擔心，物超所值。」

貝克已經有這樣的感覺了，簡直是迫不及待地想把資料碟塞進任務呼叫器裡觀賞。但他還來不及找到一處安靜的牆角，一位八十三歲的南非老太太就興高采烈地從房間對面朝他揮手。

「來吧，親愛的，」那位人稱「老嫗嫗」的維修官說。「該回去聽完報告了。」

中庭另一邊，輪值名單上的其餘成員正列隊走回中央指揮部，準備聽取下半場的簡報。

「謝了，老兄，」貝克對他鬼鬼祟祟的同夥低聲說。「下個月同一時間見面？」

「當然好，」布羅克說，將剩下的加州起司堡狼吞虎嚥地吃掉。「下次也幫我外帶豬肉捲。」

兩位祕密好朋友以握手做為約定，貝克準備加入自己的維修官同伴，這時肚子卻咕嚕叫起來，這逼他不得不提出最後一個請求：

「分我一根薯條吧。」



超時空規劃局中央大樓，中央指揮部

在中央大樓，最高議會所在之處往下五百層樓的地下室，是個稱為中央指揮部的作戰指揮中心碉堡。受過高度訓練的人員在這裡隨時監視真實世界的健康和福祉，並在發生問題時決定是否派出維修官或簡報員。每個月，所有輪值名單上的成員也會在會議室集合，討論任何最新或進行中的發展。

本月會議跟以往一樣，差不多都在討論公事。主題包括上個月的任務，以及從穿越門系統轉換到剛批准的萬能鑰匙過渡階段。萬能鑰匙對兩個世界間通勤來回的方式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動；與必須搜尋散落在各地的入口不同，人們如今能將便利的萬能鑰匙工

具插入現實實境薄布層的任何位置，直接打開一條縫進入中間地帶。唯一的問題是負責淘汰古董穿越門的那群人，同時也是最常使用它們的人。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三十六號維修官無手費爾輕鬆說著。「可是我如果還得負責封死更多穿越門，我乾脆就去家樂福大賣場工作算了！」費爾的腳抬到會議桌上，眼罩幾乎掩飾不住他易怒的態度。

「他們才不會請你，」二十六號維修官水管工東尼反駁，手攔在他的大肚臍上。「你必須先降低混蛋指數才行。」

貝克聽了東尼瞧不起費爾的話，不禁哈哈大笑。儘管三十六號的費爾毫無疑是輪值名單上最具天分的維修官之一，但他的人格實在有太多缺陷，不夠討人喜歡。

「拜託，兩位男士，」老嫗嫗用她一貫愉快的心情安撫敵對派系。「我們可是同一國的欸。」

會議室的側門突然打開，一位二十多歲的維修官走進來，綁著兩條辮子、腳上穿著夾腳拖。

「好了，各位夥伴，」凱西歐琵亞·雷克說。「會議重新開始。」

這三年來，凱西是「領袖火炬」的持有者——這永恆不滅的火焰象徵了維修官的非正式領袖資格，因此每月召開會議也成了她的職責之一。

「我們的備審案件只剩下一項，不過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項，所以請注意聽。」

三十八號的施洛德女士是最新加入的維修官，她匆匆掏出一個老式的簡報員寫字墊，但貝克傾身在她耳畔小聲說：

「不用擔心做筆記的事情，施洛德女士。」他跟這位三個孩子的德國媽媽曾是維修部的同期訓練員，交情非常好。「他們會把會議記錄傳到你的任務呼叫器上，所以不如仔細聽就好。」

「謝謝，貝克。」施洛德女士說，感覺自己像開學日的大學新生。「幸好我坐在你旁邊。」她把寫字墊塞回工具包，安靜地等待雷克維修官繼續說下去。

「你們毫無疑問一定都知道，某個組織好一段時間以來已經成了有毒的肉中刺。」群眾喃喃同意。那個稱為黑潮、神祕莫測的組織犯下了種種破壞行動，所有人都在某個時間點遇上過。雷克維修官翻轉一面白板，上面畫著正在形成的不祥黑色浪潮影像，準備打碎在灘頭上。

「通風隧道的風扇被卡死、色彩農田被放了蝗蟲、雨水塔被軟木塞塞住又炸壞。」她拿出一張張照片釘在白板上，每張都描繪出黑潮的襲擊。「這些叛亂行徑日益大膽，意圖從基礎削弱超時空規劃局的運作，威脅到真實世界的完好。然而他們的動機依舊不明。」

「什麼不明？」水管工東尼大叫。「這群恐怖份子想摧毀真實世界！」

「比那稍微複雜一點，安東尼，」麗莎·西姆斯說。她在真實世界是倫敦愛樂的小

提琴手，經常環遊世界。「就我跟黑潮打交道的經驗，他們其實自認爲是在拯救真實世界。」

「她說的沒錯。恐怖份子席巴杜·佛利克加入黑潮，他真心相信冥冥計畫已經失常了。」貝克指的是那位在訓練期間和他結爲死黨的法國青少年。貝克在臭蟲入侵任務中發現席巴杜仍然活著，並且狂熱地信奉黑潮的目標。「根據我上次任務的狀況，很多超時空規劃局人都有這種感覺。」

「無論黑潮抱持何種意識形態，他們的行徑造成的危機都非常真實。」堪稱南澳最棒的衝浪者按理推論，並重新掌控會議。「不過，這些攻擊在最近三個月來卻突然消聲匿跡。」

整桌的維修官點頭；他們也注意到這令人不安的沉默時期。

「我很希望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爲整個超時空規劃局的安全措施提高了，但我們也必須考量其他明顯的解釋……」凱西扭著她其中一條辮子，俯身靠在講臺上。「他們正打算發起大型攻擊。」

自從最高議會寄出備忘錄後，貝克就預期會聽到這種話，而雷克維修官這時抽出一個加了防碰撞襯墊的黃色信封袋。

「今天早上九點半，我們在中央大樓郵件收發室發現這份包裹，收件人只寫了最高議會。」她拿起一個小圓資料碟，這是超時空規劃局所有聲音、影像、文字內容的標準